

風水幾何遊

文 | 洪誼庭

藝術家陳曉朋這次在嘉義市立美術館的個展《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》所展出的作品，乍看之下是一堆色塊；多看幾眼會變成台灣生活圈的圖鑑；如果能看破紅塵，說不定能讓「幾何抽象」變成對應外在世界和內在宇宙的神祕通道。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藝術系列 I：無所藝術》，*The Wherefore Art Series I - Wherefore Art*, 2019, 2020, 2021, acrylic on canvas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而不論是對創作者或是觀眾來說，有效的「體驗藝術」似乎總有一段難以用文字表達的距離，那種感覺是否和「瞎子摸象」到底是用觸覺在「體驗抽象」還是「體驗具象」是一樣的距離呢？如果『藝術是將肉眼不可見的「精神」化為「物質」的技術』[1]，那抽象的是技術（藝術性）、物質（作品）還是精神（概念或感受）？

● 抽象的抽象等於具象——以「圖錄」和「命名」作為創作的方法：

從陳曉朋過去的創作脈絡來看，《指鹿圖：我的台北》是呈現藝術家在台北經歷過的展覽地圖，主要是聚焦在特定的藝術機構；這次的《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》反轉視角，是再現藝術家在台灣經歷過的視覺圖像，所以是擴張到日常的生活經驗。除此之外，描繪的對象也從「以地圖當圖畫」轉變成「以地面看得到的圖當圖在畫」，像是：各式路標、超商招牌、交易載體、政治色彩和抽象藝術的大家。

不論何者都還是「圖中圖」的概念：前者是圖表（示），後者是圖畫；所以「畫圖表（示）」的概念，算是「抽象的抽象」？也就是說：抽象的圖表（示）裡有藝術，或是抽象的藝術裡有圖表（示）。

如果不明所以的圖畫或圖表（示）能夠「被閱讀」的關鍵技術是「命名」，那我們都可以和藝術家一樣，讓自己成為下一個亞當和作家。所以「命名」這個神奇的技藝，可以讓瞎子「看見」大象，這樣的話就沒有絕對的抽象，只有「一個」等待被命名的抽象狀態。如果藝術家畫的是一種狀態，那「平塗的」、「單色的」狀態，是呈現了（presented）當時的身體感？還是再現（representing）此刻的心理狀態呢？

話說，亞當那些「名」是怎麼生出來的？如果抽象的本質是「還沒無中生有的狀態」，那「無中生有的名」是抽象和具象的過渡嗎？「無中生有的名」對上「無中生有的萬物」，是因為負負得正？或是本來就是等號關係，所以只要多個對上、命名或指涉的「行為」，抽象就會是具象，具象也無庸置疑是個抽象！

或許，展覽是想要讓觀眾體驗到：「具有創造性的行為」其實是一種介於抽象與具象之間不斷漸變的過程，同時還具有普遍性的連結。那麼，無所藝術，無所謂的藝術，也是無處不是藝術，藝術就是發生在我們的腦海，你腦海有藝術你就看得到藝術，沒有就沒有，跟神一樣，如同「大音希聲，大象無形」[2]，如果大神無所不在，藝術也就無所不在，有人的地方就有辦法創造藝術。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藝術系列 I：無所藝術》，*The Wherefore Art Series I - Wherefore Art*, 2022, acrylic on canvas（左右兩組的繪畫作品）；《無所藝術系列 III：超級藝術》，*The Wherefore Art Series III - Super Art*, 2023, woodcut（中間的版畫作品），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- 想像自己是個嬰兒——無所困無所不惑的空間與時間：

比如對嬰兒來說，一切就都是抽象的，所以一切也都是具象的；不管是在展場內，還是展場外，所有的生產都屬於創造，因此萬事萬物都可以是「無所藝術」。

如果追求「真善美」是人類的天性，或者說，這就是世界期待被發現的本質，而這個過程，如同先經過黑化之後，才淨化成形的藝術；也可以是歷經含沙而痛苦的牡蠣，最後鍊成的珍珠；或者只是一段歷經千萬種的嘗試，最終渴望鍊成金的過程。

而經歷了陰暗的產道之後才誕生的嬰兒，他們的單純、好奇心和專注於當下，也許就是面對世界、自我和藝術最理想的態度。那麼，從渾沌的宇宙中誕生的萬物是誰鍊的呢？而理想的世界又是什麼模樣？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困無所不惑 I：空間》、《無所困無所不惑 II：時間》，*Dailevent I - Space, Dailevent II - Time*, 2019, acrylic on canvas, 2 sets of 4 pieces, 51.5 x 152.5 cm each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- 想像自己是來逛街的——無所智無所不惠的便利、超級與量販：

便利商店的商品有千萬種，每一件都是貼近日常生活的商品。對店家來說，每一樣商品都有人買；對個別顧客來說，不會每一樣商品都需要買。

如同藝術有千萬種，每一種都貼近藝術家的生活。對藝術家來說，每一件作品都有人欣賞；對每個觀眾來說，也不一定會買單全部的藝術，不禁令我好奇：會有人是不需要藝術的嗎？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智無所不惠 I：便利》、《無所智無所不惠 II：超級》、《無所智無所不惠 III：量販》，*Intelligence I - Convenience, Intelligence II - Super, Intelligence III - Wholesale*, 2020, acrylic on canvas, 3 sets of 4 pieces, 51.5 x 152.5 cm each, photo from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- 想像自己是個遊客——無所戀無所不愛的形而下與形而上：

如果「風景」是「通道」，不同的方向會有不同的體悟，就像“right and left”的意思是「到處都有」，倒過來“left and right”，意思卻是「失控的方式」。

選擇的方向似乎決定了我們是要「重蹈覆轍」，還是「接軌未知」；或是要「追求物質的生活」，還是「探索精神的世界」。實在令我好奇，真的只有 right way 才是 right way 嗎？藝術家的專長難道不是「逆天行道」？XD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戀無所不愛 I：形而下》、《無所戀無所不愛 II：形而上》，*Phyloeny I - Empiricality, Phyloeny II - Metaphysics*, 2021, acrylic on canvas, 2 sets of 4 pieces, 51.5 x 152.5 cm each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- 想像自己是神棍或道士——無所神無所不話的靈魂與觀念：

據說，中國古代的文人雅士喜歡畫山水，是因為盤古死後把自己的眼睛化作日月，肉是山，血是河，和西方的宗教藝術沒兩樣，山水畫畫的就是創世神。

所以這些「意識形態的風景畫」，所投射的對象，或許就是人的心境！當觀眾看到平靜，心就是平靜的；看到一肚子怒，也許就是社會待人不周的緣故？！



陳曉朋，〈無所神無所不話 I：靈魂〉，*Mythology I - Soul*, 2022, acrylic on canvas, 4 pieces, 51.5 x 152.5 cm each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

陳曉朋，〈無所神無所不話 II：觀念〉，*Mythology II - Concept*, 2022, acrylic on canvas, 4 pieces, 51.5 x 152.5 cm each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 (from left to right: Barnett Newman, Peter Halley, Daniel Buren and Shiao-Peng Chen)

- 想像自己和萬物無異——超級系列的版畫和便利與量販系列的藝術家的書（**Artist's Book**）：

如果《易經》裡的八卦圖是伏羲對宇宙的寫生，那麼寫生就不是為了要再現眼前所見的世界（具象），寫生再現的是所見世界帶給我們的感受（抽象）。因此，我很喜歡陳曉朋的另一個詮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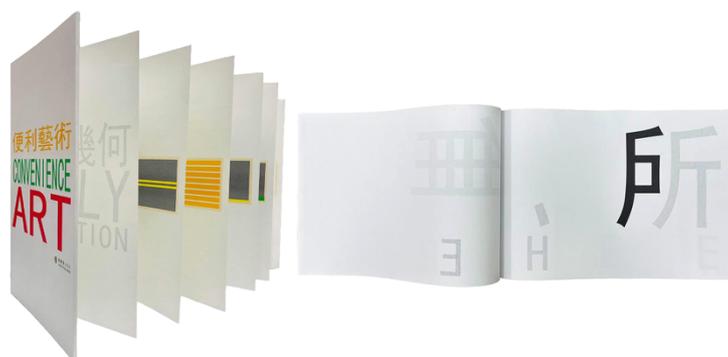
「以長條色塊構成，傳遞特定意識形態『風景』的招牌繪畫，其實是一種對應（與回應）現實及所感的新八卦（Bagua）。」

說不定藝術家在創作和布展的時候，都是她的內在宇宙正在和外在世界做對位，就像風水一樣。風水其實是一種環境科學，和大自然平衡共處，舒服過日子用的，沒那麼玄！

所以藝術家創造的「幾何風水」，既包含了幾何具有「衡量結構」的語意，再加上風水具有「改變關係」的用途，兩者構成的「風景畫」，或許就是用一種重新觀看的形式，重新和社會和平共處的環境藝術，是能夠幫助我們舒服過日子用的，沒那麼費解！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藝術系列 III：超級藝術》，*The Wherefore Art Series III - Super Art*, 2023, woodcut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

陳曉朋，《無所藝術系列 II：便利藝術》，*The Wherefore Art Series II - Convenience Art*, 2023, RISO print & Orihon binding, 29.5 x 21.5 cm, edition of 5 & 2 AP；《無所藝術系列 IV：量販藝術》，*The Wherefore Art Series IV - Hyper Art*, 2023, digital/offset print & adhesive binding, 21.5 x 29.5 cm, photo from shiaupengchen.com

- 越來越具象的抽象——理想的目標：

如同使用地圖的時候，需要搭配指南針；面對更多生活上的未知，我們會把文字、文明和文化都當作生活的指南一樣；如果還是會迷路、很迷惘，或許，藝術就是另一種令人愛戀、獲得啟發並受惠的指南，當然也可能成為更加困惑的存在。

在藝術史上，如同神話一般存在的抽象繪畫的大家，像是華裔美籍藝術家刁德謙（David Diao, 1943-）的視覺語言——挪用圖表（示）作為具有脈絡與觀念性的繪畫履歷，曾經是「指鹿圖」的指南；另一位美國藝術家巴尼特紐曼（Barnett Newman, 1905-1970）的藝術觀——對於崇高的追求，成為了現在的「好鹿圖」的理想。陳曉朋不僅

把紐曼的作品挪用在自己的畫布上，也成為這次個展的主視覺，更或是她整體創作上的母題。

說回這次個展的名稱：《好鹿圖：無所藝術》，其中的「鹿」是一種理想的象徵，「鹿圖」更是理想的藍圖；而藝術與萬物之間的關係，也許是一種「道可，道非，常道；名可，名非，常名」[3]的狀態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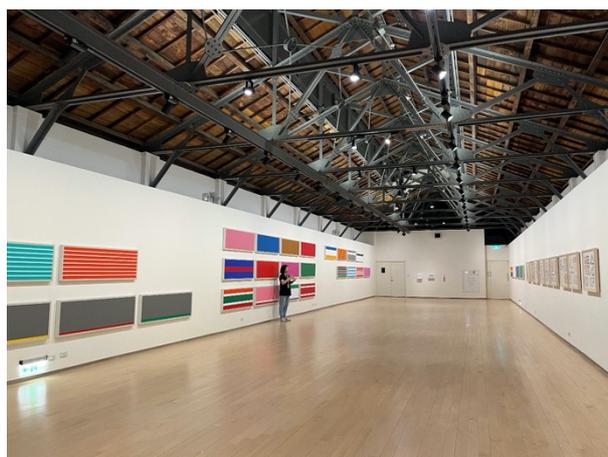
陳曉朋以藝術作為追求崇高的方法，從觀念、空間、時間、量販、超級、便利、形而上、形而下，最後到心靈，這條實踐藝術的路途上，所累積而來的所有「圖錄」，也許就是指向內心世界最好的通道。



圖片來源：嘉義市立美術館

我最近對世界觀全新的體悟是：神造人是宗教；人造物是生活；物造神是藝術，換句話說「物造神」其實是「作品啟發靈性」。

因此，對我來說，《好鹿圖》確實是「好路途」，好，女和子，意思是：一陰配一陽，一群聯想配一個結構。而最理想的狀態就是：一起存在。想了一堆就往左邊放，堆放太多，只好被推著朝右邊走，也許真的只有 right way（朝時間線往右的未來走）才是 right way（正確的道路）吧！



嘉義美術館的特展廳，左邊是入口，底端是藝術家的書，右邊是出口。

好鹿圖：無所藝術 陳曉朋 個展
Hao Lu Tu: Wherefore Art Chen Shiau-Peng Solo Exhibition
展期 | 2023.4.18–6.25，週一公休

時間 | 09:00–17:00

地點 | 嘉義市立美術館 特展廳

(整理自 Facebook 2023 / 05 / 10 的發文)

參考資料：

[1]出自《藝術的起源》，杉本博司，林葉譯。新北：大家出版，2014。

[2]出自《道德經》第四章：「大方無隅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」。

[3]出自《道德經》第一章第一句：「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」。